



論語註疏

三

述而 泰伯 子罕

□ 12  
3109  
3



門 口 12  
號 3109  
巷 3

Handwritten mark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Faint blue ink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述' and '水'.

Dark ink smudges and marks along the central gutter of the book.

皇清通志

皇清通志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

皇清通志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述而第七

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

漸故以聖人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包曰老彭

義曰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彭殷賢大夫也老彭於時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

論語

卷之七

云老彭殷賢大夫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箴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箴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彭是也李氏名耳字伯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云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者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仲尼言我亦若老彭但述之耳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

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子曰至我哉正義曰此章仲尼言已不言而記

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無有倦怠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註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疏子曰至憂也正義曰

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當徙意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嘗以此四者為憂憂已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註馬曰申申天和舒

之貌疏子之至如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天和舒之貌如者如此義也謂體貌和舒如似申申天天也故玉藻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註孔曰孔子

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疏子曰至周公正義曰此章孔子歎其衰老言我盛時嘗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今則久多時矣吾更不

復夢見周公知是吾衰老甚矣

子曰志於道

註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於德

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

註

依於仁

註

依倚也仁者

功施於人故可倚游於藝

註

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

曰游

註

子曰至游於藝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志慕

而已正義曰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

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無

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據杖也

至可據正義曰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

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儀云

士依於德游於藝文與此類鄭註云德三德也一曰

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

子一曰至德以道為本二曰敏德以行為本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註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

行至德中和之德履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孫

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

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行道

唯杖於德故可據也依倚也至可倚正義曰博施

於民而能濟眾乃謂之仁恩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

倚賴藝六藝至曰游正義曰六藝謂禮樂射御書

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

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註

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

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

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註** 子曰言人能奉

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疏** 子曰至誨焉正義曰此章言已誨人

不倦也束脩禮之薄者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曾不誨焉皆教誨之也

**疏** 孔子至誨之正義曰云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者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脔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

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

**註**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

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息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

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疏** 子曰至復也正義曰此章

言誨人之法啟開也言人若不心憤憤則孔子不為開說若不口悱悱則孔子不為發明必待其人心憤

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其說之也畧舉一隅以語之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思之而其人若不以三隅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註** 喪者哀感飽食於其

側是無惻隱之心

**疏** 子食至飽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飢

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以喪者哀感若飽食於其側是無惻愴隱痛之心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註**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喪於禮

容

**疏**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若一日

之中或哭或歌是褻瀆於禮容故不為也  
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註引此文是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子路曰

子行三軍則誰與註子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

美顏淵以為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

同故發此問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註子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註子謂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已行藏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者言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隨時行藏不忤於物唯我與汝同有是行夫子

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已有勇故發此問曰若子行三軍之事為三軍之將則當誰與同子路意其與已也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者空手搏虎為暴虎無舟渡河為馮河言人若暴虎馮河輕死而不追悔者吾不與之同也子路之勇若此故孔子抑之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又言行三軍所與之人必須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吾則與之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慎其勇也註子曰大國三軍正義曰此司馬序官文也註子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正義曰釋訓文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璞曰無舟楫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註鄭曰富貴

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

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

好者古人之道疏子曰至所好正義曰此章孔子言

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

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

好者古人之道也註雖執鞭賤職正義曰案周禮秋

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

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云趨辟趨而辟行

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

鞭賤職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註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

獨能慎之疏子之所慎齊戰疾正義曰此一章記孔

日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曰

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

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劑以

治之此三者凡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註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

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註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疏子在至

義曰此章孔子美韶樂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者韶舜樂名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三月

忽忘於肉味而不知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者

圖謀度也為作也斯此也謂此齊也言我不意度作

韶樂乃至於此齊也註王曰至於此齊正義曰云為

作也者釋言云作造為也互相訓故云為作也云不

圖作韶樂至於此齊者言不意作此韶樂至於齊

也韶是舜樂而齊得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情



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註**

鄭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

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

蒯瞶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

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註**

孔曰夷

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以讓為仁豈有怨

乎出曰夫子不為也

**註**

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

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註**

冉有至

為也正

義曰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者為猶助也衛君謂出公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瞶

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子也後晉趙鞅納蒯瞶

孔子在衛為輒所賓禮人疑孔子助輒故冉有言問

其友曰夫子之意助輒不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者

子貢承冉有之問其意亦未決故諾其言我將入問

夫子庶知其助不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此子

貢問孔子辭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

遠去終於餓死今衛乃父子爭國爭讓正反所以舉

夷齊為問者子貢意言夫子若不助衛君應言夷齊

為是夫子若助衛君應言夷齊為非故入問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者孔子荅言是古之讓

國之賢人也曰怨乎者此子貢復問曰夷齊初雖有

雖終於餓死，得成於仁，豈有怨乎？故曰：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者，子貢既問而出，見冉有而告之曰：夫子不助衛君也，知其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註**鄭曰：至不乎，正義曰：云衛靈公逐太子蒯聵者，案左傳定十四年，蒯聵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是也。云公薨而立孫輒者，哀二年左傳曰：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與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也。云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者，亦哀二年春秋文也。云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者，春秋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註**

孔曰：

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註**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

已之有

**疏**

子曰：至浮雲，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樂道而樂亦在其中矣者，疏食，菜食也。肱，臂也。言已飯菜食飲水，寢則曲肱而枕之，以此為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富與貴雖人之所欲，若富貴而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

易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

**疏**

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子曰：至過矣，正義曰：此章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

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矣。**註**易窮至大過，正義曰：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說卦文也。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為政篇文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

者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謙不敢自言盡無其過故但言可以無大過矣

子所雅言

**註**

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註**

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

所諱禮不誦故言執

**疏**

子所至言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正言其音無所諱避之

事雅正也子所正言者詩書禮也此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故學讀之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背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註**

孔曰葉公名諸梁楚

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荅子曰女

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疏**

葉公至云爾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之為人

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問孔子為人志行於子路子路未知所以荅故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孔子聞子路不能荅故教之奚何也言女何不曰其老之將至云爾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註**

鄭曰言

此者勸人學

**疏**

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愛好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註**

王曰怪怪與也力謂若暴盪舟鳥

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疏**

子不語怪力亂神正義曰此章記夫子為

教不道無益之事怪怪與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

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註**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

之故無常師

**疏**

子曰至改之正義曰此章言學無常

敵體耳然彼三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

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為師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註**

包曰桓魋宋司馬

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

其如予何

**疏**

子曰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言孔子無憂

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

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包曰二三子

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

所隱匿故解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包曰

包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疏子曰至

義曰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子曰二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

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為夫子有所隱匿

故以此言解之言女以我為隱我實無隱也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所行所為無不

與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疏子以

文行忠信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

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

信此四者有形質故可舉以教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疾

世無明君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

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疏子曰難可名之為有常疏子曰聖人至恒矣正義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者

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行善無怠

之君也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無君子也子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者善人即君

子也恒常也又言善人之君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奢泰行既如此難  
可名之為有常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註**

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

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宿，宿鳥。

**釋** 子釣至射宿，正義曰：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者，以繳繫一竿而釣取魚也。綱者，為大網羅屬著綱，以

橫絕流而取魚也。釣則得魚少，綱則得魚多。孔子但

釣而不綱，是其仁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夫子雖為

弋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栖鳥也。為其欺暗必中，且

驚眾也。**釋** 孔曰：至宿鳥，正義曰：云釣者，一竿釣，綱者

為大網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者，此註文句

交互，故少難解耳。若其次序，應云：釣者一竿釣，以繳

繫釣，綱者為大網以橫絕流，羅屬著綱也。繳即線也。

釣謂釣也，謂以一竹竿用線繫釣而取魚也。羅細網

也，謂以繩為大網，用網以屬著，此綱施之水中，橫絕

流以取魚，舉綱則提其綱也。云弋繳射也者，夏官司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註**

包曰：時人有穿

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知之次也。

**註**

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釋**

子曰：至次也。正義曰：此章言無穿鑿也。子曰：蓋有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時人蓋有不知理道穿

鑿妄作篇籍者，我即無此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言人若多聞擇善而從

**註**

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

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係其往也。  
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係其去後之行？  
互鄉至往也，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林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者，孔子以門人怪已，故以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也，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潔

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係其往也者，往，猶去也。言人若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係其去後之行？去後之行者，謂往前之行，今已過去，顧歎云：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先迷後得，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係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

子曰：至至矣，正義曰：此章言仁道不遠，行之即是，故曰：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即斯仁至矣。是不遠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魯昭公。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註**

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

相助匪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

當稱吳姬諱曰孟子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

**註**

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

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

**疏**

陳司至知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陳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陳大夫為司寇之官舊聞魯昭公有違禮之事故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者答言昭公知禮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相助匪非曰黨孔子

既答司敗而退去司敗復揖弟子巫馬期而進之問曰我聞君子不阿黨今孔子言昭公知禮乃是君子

亦有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孰誰也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

取之當稱吳姬為是同姓諱之故謂之吳孟子若以魯君昭公而為知禮又誰不知禮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巫馬期以告之言

告孔子也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國惡也諱國惡禮也但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也

**註**司敗官名陳大夫正義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

寇是也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

**註**孔曰至孟子正義曰云巫馬期弟子名施者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

云魯人也云魯吳俱姬姓者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後故云俱姬姓也云禮同姓不昏者曲禮云取妻不

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云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而諱曰孟子者案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

娶於吳故不書姓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



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云：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冊。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左傳文也。案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於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預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為後法，則不經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言若正為後法，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為諱惡者禮也。無

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為世教也。云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者，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弘大，故受以為過也。我荅云：孔子得巫馬期之言，稱己名云：是已幸，受以為過，故云苟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我荅云：知禮若使司敗不譏我，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諱，若受以為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曷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為諱，今苟將明其義，故曷之言為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為黨矣。若不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註**樂其善，故使重

歌而自和之。**疏**子與至和之，正義曰：此章明孔子重

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荅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註**

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

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

**註**

孔曰身為君子已未能也

**疏**

子曰文至有得正義

曰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但猶如常人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註**

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

聖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註**

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

能學況仁聖乎

**疏**

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亦記孔子之謙德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者唯聖與仁人行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抑語辭為猶學也孔子言已學先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者公西華聞孔子云學之不厭誨人不倦故咨於孔子曰正如所言不厭不倦之二事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

**註**

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子曰有諸

周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

**註**

孔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子曰

丘之禱久矣

**註**

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

禱久矣

**疏**

子疾病至久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不諂求於鬼神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孔子疾

病子路告請禱求鬼神冀其疾愈也子曰有諸者諸之也孔子以死生有命不欲禱祈故反問子路曰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誅禱篇名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丘之禱久矣者孔子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之履行違忤神明罹其咎殃則可禱請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

正義曰此章戒人奢僭也孫順也固陋也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偏下而窶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為窶陋是奢不如儉也以其奢則僭上儉但不及禮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曰坦蕩蕩寬廣貌

長戚戚多憂懼

疏子曰至戚戚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子體貌溫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

雖為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臯陶謨之九德也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七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泰伯第八

**疏**

正義曰此篇論禮樂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為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聖賢之德故以為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註**

王曰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

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

為至德也

**疏**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

泰伯讓位之德也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

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周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

伯三所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

者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也鄭玄註云泰伯周

大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又

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犬王疾犬伯

因適吳越採藥犬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

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

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註**王曰至至德也。正義曰云泰伯周大王之長子

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

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犬王欲立季

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

示不可用以辟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

王泰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

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

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犬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

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

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是泰伯讓位之事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

**註**

蕙畏懼之貌言

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

禮則絞**註**馬曰絞絞刺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

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

行不偷薄**疏**子曰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

恭孫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慎而無禮則蕙者蕙

畏懼之貌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

禮則亂者亂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矣直而無禮則絞者正曲為直故謂絞刺也言人而為直不以禮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興起也偷薄也言君能厚於親屬則民德歸厚不偷薄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故民德歸厚不偷薄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註**鄭曰啓開也

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

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曰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

**註**

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

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疏**

曾子至小子正義曰此

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會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會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

不敢毀傷故有疾恐死召其門弟子使開衾而視之

以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者小雅小旻篇文也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

**註**

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

氣斯遠鄙倍矣

**註**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

踴踴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

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

耳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註**

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又

戒之以此邊豆禮器

**疏**

會子至司存。正義曰此章

之者來問疾也會子言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會子因敬子來問已疾將欲戒

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

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

君子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

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

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鄙惡倍戾之言入於

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

者相次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是

善事行云近也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者敬子輕忽大

事務行小事故又戒之以此邊豆禮器也言執邊豆

之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親

之。孟獻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註擅

言我將死言善可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

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疾將死其語

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

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云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

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

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

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夭奪之魄敬欲偷生則趙孟孝

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邊豆禮器。正義曰周

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鄭註云

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

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馬曰友謂顏淵

之德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校報也言其好學持謙見侵

犯而不報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言能行此上之

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君子人

與君子人也會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

謂可委託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攝君之政令也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

言事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時固守羣衆不可傾

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

謂之君子人與君子者也

上事者謂六尺之孤幼少之君也故又云君子人也

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義曰鄭玄註此云六

尺以周禮卿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年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包曰弘大也

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

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註孔曰以仁

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疏曾子至遠

曰此章明士行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

道遠者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後能

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子曰興於詩註包曰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立於禮

註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註包曰樂所以成性

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正義曰此章記人

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不學詩無以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由用也可使用而不

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疏子曰民可使由

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

不能知故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註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

者必將為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註包曰疾惡

大甚亦使其為亂疏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正義曰此章

說小人之行也言好勇之人患疾已貧者必將為逆亂也人若本性不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深疾之若疾惡犬甚亦使為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註**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正義曰此章戒人驕吝也周公周公且也大聖之人也才美兼備設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為驕矜且鄙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為鄙吝所捨棄也。公此孔子極言其才美而云周公悉與彼相嫌故註者明之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註** 子曰穀善也言人

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疏**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 **註** 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謂

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

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

恥也 **疏** 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守道也子

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也亂謂不始欲往見其亂邦不復入也無道則隱者言值明君則遂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值明君

則當出仕遇闇主則當隱遜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恥其不得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此食污君之祿以致富貴也言人之為行當常如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疏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疏正義曰此章戒人侵官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職於其本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註鄭曰師摯

魯犬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犬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疏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疏乎盈耳哉疏正義曰此章美正

樂之音也師摯魯犬師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周南篇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犬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註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註孔

曰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恹恹而不信註包曰恹恹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註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

不知之疏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恹恹而不信吾

性與常度反也狂者進取宜直而乃不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而乃不愿恹恹也謹慤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學自外人至熟乃可長久

如不及猶恐失之

**疏**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人

至熟乃可長久故勤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况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註**美舜禹也

信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疏**

子曰巍巍乎舜

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巍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

德巍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子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

**註**

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

其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註**

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煥乎其有文章

**註**

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疏**

子曰

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歎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註**

子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

**註**

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

公旦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大散宜生南

宮適其一人謂文母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九人而已註孔曰唐者堯號虞

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

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包曰殷紂淫亂文

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

服事殷故謂之至德疏舜有至已矣。正義曰此

五人而天下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

官之臣十人者謂周公且也召公奭也犬公望也畢

公也榮公也犬顛也闕夭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

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於上遂載孔子之言於下唐者堯號虞

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會

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為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

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

因美周文王有至聖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為西

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

故謂之至德也註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

曰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

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

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

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

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

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

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

之官也。十人謂周公曰：且至文母。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史記世家云：周公名且，武王之弟也。封於魯，食采於周。謂之召公，大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於其先祖，非龍非影，勅知切。好周西伯，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遇犬公。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犬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西伯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犬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犬公望。載與俱歸，立為犬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其名字。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畢榮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犬閔散南宮，皆氏。顛天宜生，適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犬妣也。從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妃夫人者，皆是也。○註孔曰：至

然乎。○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者，舜號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譽之子，帝摯之弟，譽崩摯位，摯崩乃傳位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天下，號則如舜氏。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謚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註包曰：至唐。○正義曰：云殷紂淫亂者，紂為淫亂。書傳備言若泰誓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為西伯，而泰誓云：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周之先公曰：犬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

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也。殷之州長曰伯謂為殷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牧蓋亦八命。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犬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復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鉅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伯不見孔叢之書，早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哀，秉鞭作牧，王逸註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也。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犬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為伯，又

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周本紀云：季歷娶犬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為文王也。云：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服事殷者，鄭玄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楊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鄭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從之。雍梁荆豫徐楊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書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殷也。紂惡貫盈，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註** 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

已不能復間廁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註** 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註** 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註**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

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禹吾無間然矣疏子曰至然

謂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間

謂間廁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廁其

間也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此下言其無間之三

事也菲薄也薄已飲食致孝鬼神令祭祀之物豐多

潔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黻冕皆祭服也言

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

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

於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麤惡之宮

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

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人功所為故云盡力

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註子曰損

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左傳正義曰鄭玄注此云黻是祭服

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正義曰鄭玄注此云黻是祭服

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註子曰損

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左傳正義曰鄭玄注此云黻是祭服

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註子曰損

其常服以盛祭服也左傳正義曰鄭玄注此云黻是祭服

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故再言之註子曰損

夫為屋屋治之田也一井之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

九夫鄭註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

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

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

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

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註包曰至

小祀則玄冕孤之服自希冕而左傳士會黻冕祭羣

尊卑耳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

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巳大夫以土冕服

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為之制

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鞞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為之制



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為一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  
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  
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  
邊千里治澮是溝洫之法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罕第九

**疏**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註**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

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疏**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難及之事也罕希也與及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罕言也**註**罕者至言也正義曰釋詁云希罕也轉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利者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

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天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曰達巷

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

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

御欲名六藝之卑也達巷至御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

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執射乎者疑而未定之辭又復謙指云吾執御矣以為人僕御是六藝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藝之卑故云吾執御矣謙之甚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曰冕緇布冠也

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王曰臣

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

今從下禮之恭也子曰至從下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從恭儉吾從眾者冕緇布冠

六書故禮  
緇布冠缺  
項鄭康成  
讀缺為頰  
冠無笄者  
用頰以組  
圖頰以繫  
冠缺其當  
項處以俟  
繫束也弁  
有笄不用  
頰故毛傳直緣詩辭以為弁貌

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故云麻冕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合禮以其儉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違眾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註孔曰至從儉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為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頰項青組纓屬于頰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纓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者鄭註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註王曰至恭也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勝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千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毋意**註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註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註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毋我**註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

故不有其身註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

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為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舍好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

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

**註**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

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

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

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註**

孔曰茲

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註**

孔曰文王

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

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

**註**

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

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

違天以害已也

**疏**

子畏至予何正義曰此章記孔子

兵圍孔子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

子無所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孔子以弟

子等畏懼故以此言諭之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

文豈不見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見在我此身也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

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爲後死者言

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與知之今既使我知之

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者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

傳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

**包**曰至圍之正義曰此註皆約世家述其畏匡之

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貌類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已下文與此正同、是其事也、

犬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註**孔曰、犬

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

藝、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註**孔曰、言天固

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曰、犬宰知我乎、吾

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註**包曰、我

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

當多能、

**疏**犬宰至多也、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犬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者、犬宰大夫官名、犬宰之意、以為聖人當務大忽小、今犬子既曰聖者與、又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為

疑、故問於子貢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者、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子聞之

曰、犬宰知我乎者、孔子聞犬宰疑已多能、非聖、故云、知我乎、謙謙之意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

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聖人君子當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當多能也、今已多能、則為非聖、所以為謙謙也、**註**孔曰、至小藝、正義曰、云犬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禮、大宰六卿之長、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者、以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大宰、諸國雖有犬宰、非上大

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犬宰、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為是吳



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正義曰：此章言孔子

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  
者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授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頰鷄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募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與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是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包曰：冕者冠也、大夫

之服、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

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

至必趨、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

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言恍惚不可為形象、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

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註** 子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

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

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

立顏淵至也已正義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顏淵

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者喟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歎言夫子之

道高堅不可窮盡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則

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

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序貌誘進也言

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謂善進勸人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

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止而不能已

竭盡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

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尤不能

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註** 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註** 鄭曰孔

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間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註** 子曰少差日間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子

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註** 馬

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

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註** 子曰君



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

**註**

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

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註**

子疾至路乎正

義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者以孔子嘗為魯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為大夫官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者少差曰間當其疾甚時子路以門人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責之言子路久有是詐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為臣是無臣而為有臣如此行詐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寧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

坐賈曰賈古雅反

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

賣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註**包曰沽

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待賈

**註**

子貢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

德待用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者子貢欲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玉以諮問也韞藏也匱匱也諸之沽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匱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賈之賈寧肯賣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貢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懷藏之若人虛心盡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答言我賣之哉不銜賣之辭雖不銜賣我居而待賈言有人虛心盡禮以求我

道我即與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

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

化疏子欲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

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

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者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

云何陋之有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

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猷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

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

麗四曰滿節五曰鳧夷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

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

故雅頌各得其所疏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正義曰此章記孔

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

國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

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疏反魯魯哀公十一

年冬正義曰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

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筐筮之事則嘗學之矣甲

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

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註云於是自衛反魯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馬曰困亂也

疏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

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困，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包曰：逝，往也。言

凡往也者，如川之流。**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正義曰：此章記孔子

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註**疾時人薄於德而厚

於色，故發此言。**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薄於德而

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註**包曰：簣，土籠也。

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

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

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註**馬曰：平地

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

其欲進而與之。**疏**子曰：至往也。正義曰：此章孔子勸

簣，止，吾止也者。簣，土籠也。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者言人進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註顏淵解故語之而不

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正義曰此

章美顏回也惰謂懈惰也言餘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惰者其惟顏回也

與顏淵解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註包曰孔

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疏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息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註孔曰

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疏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正義曰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為之作譬也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

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註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疏子曰至也已正義曰

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謂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而令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註孔曰人有過以

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與與

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註馬曰吳恭也謂恭孫謹

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釋行之乃為貴說而不

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註子曰至已矣正

也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者謂人有過

以禮法止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

雖服從未足為貴能必自改之乃為貴耳與與之言

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者與恭也釋尋釋也謂以恭孫

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

說未足為貴必能尋釋其言之乃為貴也說而不

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

行不尋釋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未如之何

猶言不可奈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慎所主友

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註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正義曰此

章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

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為友也

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

已有此文記者異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註孔曰三軍雖

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

其志不可得而奪也註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

守志不移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謂將也匹夫謂

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

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士大夫已土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曰匹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曰緼泉著不伎不求何用不臧馬曰伎害也臧

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

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馬曰臧

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子曰至以臧正義曰此章

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者緼泉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

者常人之情著破敗之緼袍與著狐貉之裘者竝立則皆慙恥而能不恥者唯其仲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者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言仲由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此詩邱風

雄雉之篇疾貪惡伎害之詩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已故常稱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懼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復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為善孔曰緼泉著正義曰玉藻云緼為繭緼為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緼謂今之新絲緼謂今緼及舊絮也然則今云泉著者雜用泉麻以著袍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大寒之歲眾木皆

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

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

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子曰歲寒

柏之後彫也正義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若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

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  
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曰無憂

患勇者不懼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  
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

未必能之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道未必

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雖能有所立未必能

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

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

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

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

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章

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

異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者言人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與也

與立未可與權者言人雖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

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者此逸詩也唐棣移也其華偏然反而

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

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

其室遠也。以喻息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  
 思。是反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  
 不知息爾。儻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記者嫌與詩  
 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也。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璣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  
 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  
 李子。可食。

論語註疏解經卷九終

終



